

FIREWORKS

烟花乱

雪小禅 著

你是我的花妖，是我生死的寂寞，
也是我心上的十万亩玫瑰……

这命中注定的相遇，

胭脂花瓣，开到荼靡，

一场《烟花乱》——

本年度最纯粹最唯美的爱情小说，

缠绵悱恻，直击青春。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FIREWORKS

烟花乱

雪小禅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烟花乱/雪小禅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

4

ISBN 978-7-80623-767-0

I. 烟… II. 雪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3942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 16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 15
承印单位 环球印刷(北京)有限公司	字数 174000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	版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
纸张规格 640 毫米 × 960 毫米	印次 200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623-767-0	定价 20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 雪 小 禅
P R O F I L E

一个人，在路上

喜悦，奔波，自由，寂寞

没有人比我更明白我

没有人比我更不明白我

写字唱戏，娱人娱己，也只是“我为了我”

做野生的、独活的女子

做艳不求名的陌上花

禅，是一支清幽的莲花

已出版散文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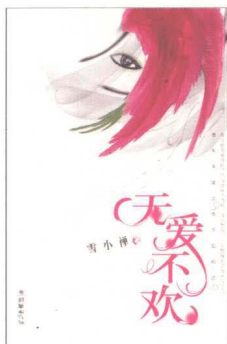
- 《烟雨桃花》
- 《禅心百合》
- 《爱情禅》

短篇小说集

- 《爱已凉》
- 《像冰一样疼，像火一样蓝》
- 《一地相思两处凉》

长篇小说

- 《无爱不欢》



《无爱不欢》 雪小禅 著

定价 20.00元

一部凄美动人的青春爱情小说，
爱与痛的缠绵，情与欲的纠缠。



《一地相思两处凉》 雪小禅 著

定价 18.00元

爱情是，让人想着，
然后用一辈子去忘记.....

统 筹 单占生

策 划 邵 玲 侯 开

责任编辑 邵 玲

美术编辑 李定斌

责任校对 伊春萍

封面设计 yan he · 颜 禾
yan-he.com



NO. 1 / 001

这是个在云端的女子，有一种薄凉之美，那美是可怕的，带着芬芳的邪恶，而那眼神，却又是风尘的，是的，风尘的。

NO. 2 / 007

秋天了，好多落叶，我拾起一片，忽然感觉自己就像这片落叶一样。

NO. 3 / 012

男人和女人之间的事情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他们之间没有说一句话，这就是事儿。

NO. 4 / 020

女人的味道好像水果，有的似蜜桃，有的似香蕉，还有的，就是水萝卜。你得相信，女人天生就是给男人品的，没有男人，她们会寡淡而死的。

NO. 5 / 025

我终于明白为什么所有人都要来西藏，因为西藏真的太美丽了，它美丽得都不真实了，整个天空更像一颗透明的眼泪，悬在空中。

NO. 6 / 031

花妖是什么？是又花气又妖气的精灵啊，这样的女人，是最容易让男人堕落的，你为她着迷，为她疯狂，为她衣带渐宽终不悔！

NO. 7 / 040

其实大部分女人都是药。有些是胃药，有些是止疼药，有些是维生素，也有些是毒药。

NO. 8 / 045

大多数时候，我爱去那些老城走走，想着宝莉小时候的样子，大概也会这样子走过。每到一个地方，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，宝莉是不是曾在这里路过？

NO. 9 / 053

几年了，我麻木不仁地生活着，对任何女孩子都没有兴趣，心里为了一个影子生活着。如今，有一个活生生的人到了面前，我的心，忽然软软地疼着，说不出的疼。

NO. 10 / 060

嫁给我，我笃定地说，我会让你幸福，真的，我们肯定能白头到老，你要相信我，喜欢一个人，我就希望和她从青丝到白头。

NO. 11 / 065

我终于明白，有一种天使，它没有翅膀，天生栖息在人间，只有黑夜里出现，诱惑男人，让男人为之死，为之生，这种女人，就是堕落的天使。

NO. 12 / 070

天井里晾着一串一串的雪里红，有人在外面拉着凄凉的二胡，这小桥流水的日子看似平静，实则充满了动荡和不安，如果人生可以改写，如果倒退几年，怎么会是这样的情景？

NO. 13 / 076

她是个爱情病人，我也是。她不再相信爱情，而我一直相信，这世上，必有一个人在等待着你去爱去纠缠，去付出生或死的代价。

NO. 14 / 082

张爱玲说，女人年轻的时候，遇到的无非是男人。

其实，男人年轻的时候，遇到的无非也是女人。

NO. 15 / 088

我太委屈了，太委屈了，这样委屈地爱着一个女人，可这个女人却不要我了，她跟着另一个男人跑了。我真的喜欢她，为她，我可以付出我的一切。

NO. 16 / 094

那剪指甲的动作里，一下下，全是爱情的味道。不爱一个人，怎么肯低下头为她剪指甲？

NO. 17 / 100

对，是这样的，自从爱上宝莉之后，我的尊严一点点丧失着，可我不知道，最让我丧失尊严的事情还没有到来！

NO. 18 / 108

一次次地背叛，一次次地逃离，可我仍然在原地，等待着，不知这份爱情，何时可以属于我。

NO. 19 / 115

当我意识到自己这一改变时，我知道，我的心苍老了，我变成了爱情的信徒，我成了一个为爱情出家的男人。

NO. 20 / 121

只要跟她在一起，所有的激情会没完没了地溅出来，是的，是溅！这个词生动死了。我喜欢这种溅的感觉！

NO. 21 / 127

爱情好像搭公车，这一辆遇不到，下一辆遇到的，就是另外的一些人了。

NO. 22 / 133

如果爱情是一棵树，它已经变成了两棵三棵，早早晚晚，它会是一片爱的森林！

NO. 23 / 139

人都说女子是藤，但男人成了藤，这条藤会更缠人。

NO. 24 / 146

她站在南京的法国梧桐树下，一脸的坏样子，似笑非笑，正是我最喜欢的那种样子！

NO. 25 / 152

这人生，长的是磨难，短的是欢颜，缘分就是这样，应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不该来的时候，总是如烟花绽放，照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NO. 26 / 159

一个人如果爱另一个人，即使一声叹息也会听得出来。

NO. 27 / 166

我们最喜欢的动作是拥抱着，说着过去，谈着未来，虽然我们都知道，未来这么渺茫，未来在哪里啊？

NO. 28 / 172

一个人可以爱一个人多久？十年算不算久？如果十年不算久，那就一辈子好了。

NO. 29 / 181

这个世界上，是有素白的爱情的，它是冰，是火，是爱与痛的缠绵。

NO. 30 / 187

我喜欢看那些委婉而动人的故事，以爱为铺垫的情才让人心折。

NO. 31 / 194

月光下的她，仍然那么美，似人生初相见，她是那个让我意乱情迷的女子，她梦中喊着我的名字，我伸出手去握着她，再见啦，亲爱的。

NO. 32 / 202

我已经没有机会再去爱，只能等待时光将我拖走，拖到无边的黑暗里

去，黑了，还要更黑，无处可躲藏。

NO. 33 / 208

到现在她才明白，自己所经历的爱情多么苍白，以为是生生死死的爱情，最后，却是她一个人的逃离！

NO. 34 / 214

女人太聪明了招人烦，可太傻了就没人爱了。

NO. 35 / 221

阮宝莉看着自己，她是一粒情色棋，在男人的棋盘上跳着走着——以自己年轻的身体。有一天老了呢？这样想的时候，心里就开始荒凉起来。

NO. 36 / 227

一个个“您”发来了。你在我心上。流着眼泪，我一条条删除它们。亲爱的，来生再见吧。

NO. 1

遇上阮宝莉之后，我知道，所有的东西，都是命中注定。

张爱玲说得好，没有早一步，没有晚一步，遇到了。

在爱情上，我非常迷信，我相信前世今生的感觉，有些人也许一辈子都不能碰出火花，即使她再美，也只是没有风情的木美人；有的人一见面就是电光石火，从此，一生追随，难以忘怀。

我想，我对阮宝莉就是这种感觉吧。

我是在十七岁时爱上的阮宝莉。

阮宝莉那时是很多男生迷恋的女孩子，我比别人早上一学年，所以，他们十八岁时我十七岁，但我聪明好学，这得益于那些美丽的女老师，她们一夸我我就蒙了，然后努力地学习讨她们的欢心。

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好色的，但后来我明白，我是好色的，十多岁就喜欢给美丽的女老师送红苹果。后来苏小染说，你的前世肯定是个花花公子。

十七岁之前我根本不曾注意过女生。班里的女生都长得和蚕豆一样，圆圆胖胖的，况且，脸上好多青春痘，这让我想画她们都没什么灵感。对了，我是画家，在成为画家之前，是每天去少年宫学画的男孩儿，是父母让我喜欢上这件费钱费事的事情的，后来虽然他们后悔了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我迷上了画画，从高更到毕加索。我非常愿意当画家的另一个原因是，我喜欢看女人的裸体。

这么说比较流氓，可我真的喜欢。我第一次画的女人裸体是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女人，那是我刚考上 A 省美院的时候，大一，绘画课，她很坦然地在我们面前脱去衣服，我的画笔有些颤抖，眼睛有点发热，她微胖，肚脐上有折子，可她很漂亮，坐在那里，眼睛像平静湖水一样，我知道，她是一个老模特，可我是第一次画人体啊。

我感觉心里有什么东西被抽紧了，即使绷着劲儿，还是能感受到一点点的上升。我张着嘴，感觉呼吸有点急促。

和我在一起的段砚也和我一样，他们说，爱画画就是想画女人，你别以为那些大师有多伟大，知道罗丹吗？他和做他模特的所有女人上过床；知道毕加索吧，也是这样一个老流氓，没什么新鲜的。

这样的说法有利于我们为变成流氓找到说法，其实每个男人都希望成为流氓，只不过，有的成了，而有的，根本没有机会。

不一样的是小宽，小宽是被女孩子宠坏的男孩儿。从小他就是。

在幼儿园的时候，他眼睫毛长得可以当扇子，年轻的女老师总是喜欢在他睡着的时候亲他。他人长得白，眼睛又大，所以，赢得女老师喜欢是件容易的事情，和他相比，我是调皮捣蛋的男孩儿，但这并不妨碍我和小宽成为好朋友。他家里有钱，父母是军队里的人，可以吃军用巧克力，那时他所有的东西几乎都是军用的。他爸爸是开飞机的，这让我无比羡慕，我也想长大以后开飞机，小宽就很懂行地问我，你身上有疤吗？有疤是不能开飞机的。

我是有疤的。我从小就爱打架，到处是伤。所以，我觉得自己这个梦破碎得让我十分难过。

因为和小宽好，上小学时，他哭着要跟我一个班，他妈走了

后门，小学我们就一个班了。

后来中学也是。他说我没有朋友，就你一个朋友，所以，咱还得一个班。好多同学都风传我和小宽是同性恋，这让我非常气愤，于是有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理他。他哭着来找我，叫我哥，说哥你怎能不理我？我可以偷我们家的巧克力给你吃。我的心就软了，我这人心软，看不了泪眼婆娑的人，何况有巧克力吃。

更多的时候，小宽喜欢和我去青岛的海边散步，这个德国人殖民过的城市，俨然还留有許多那时的气息，我常常吓他，一个人潜到深海里去，他就在海边叫着，哥，哥——声音有点像婴儿，没有比小宽更胆小的男孩儿了。

上初三时，他还给我搞了一套军装，不带肩章的那种。他说他爸爸要来的，家里好多套，随便就可以送我一套，那时穿军装是特别时髦的一件事。总之，我觉得自己穿上那身衣服显得特别牛×，所以，对小宽就更好了一点。

小宽虽然看起来软弱，但女生缘特别好。我怀疑那些女生是喜欢他们家的地位或者他的长眼睫毛，因为他本身是个没有多少特色的男孩儿，或者说，根本就像个女孩子。但让人不服气的是，还真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他。

他会拉小提琴，从五岁就开始拉琴。我见过小宽的母亲，一个身材修长的女子，喜欢穿长裙，苍白着一张脸，看上去，好像病恹恹的样子。

小宽不喜欢拉琴，可他拉得却很好，特别是《布拉格之春》什么的拉得蛮好。他手指细长，眼神散淡，头发垂下几缕时分外忧郁。有女生管他叫忧郁王子，但他就说那些女生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王子。他不想当王子，只想当流氓，跟我一样流里流气，抽烟喝酒，可他学什么不像什么，抽烟抽得烫了手，喝酒喝得吐。看来，学坏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高二时他和学校里最漂亮的女生早恋了。是那女生追的他，他总是这样，越是不想要，越是能得到。这个女生是男生心中的公主与偶像，我们追了半天没有追到，但她却反过来追小宽，这让我们大跌眼镜。

究竟小宽身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？

那时我还不知道张国荣，后来我看到他演的《霸王别姬》和《风月》，我明白为什么女孩子们会喜欢小宽了，因为他有一双忧郁的眼睛，眼神散淡，骨瘦风轻，自然有一种让女人怜爱的地方。

是的，有的男人天生是女人的克星，小宽就是。

那个女孩子为他发了疯，每天在我们教室门口站着，即使只有十分钟，她也要跑来看看他，他还是那种懒散的样子。

这让我嫉妒无比。

但高三时他们还是分了手，用小宽的话说，美丽的女孩子有什么好？太黏人了！是他不要她的。他说，没意思，真的，很没意思。他说这话我信，他一点也不把那个女孩子放在心中，因为女孩子给他买的护身符我说了句好看，他随手就丢给了我。送给你，他说，戴着玩吧。

毕业后我们考上了同一所大学，这次是我想和他在一起，我发现他是一个让男人感觉神秘让女人感到被诱惑的男人。

他看重的东西很少，也许是他出身太好，或者他们家太有钱了，在我们还为三块五块和小贩们争执时，他已经在花百元大钞了。他姐姐在国外挣了大钱，给他源源不断地寄来，他没有钱的概念。

我也好想有个姐姐在美国，可是我没有。

小宽命好，姐姐先到美国留学，然后嫁了美国人，在美国做生意，发了财，他要什么有什么。可是，小宽说，哥，我觉得人

生没有意义。

小宽所有的钱全放在我这里，他说，你随便花。

手机还叫大哥大时，他有一部，一万多块，随便往哪里一放，并不看重。我知道一些人天生具有贵族气质，小宽就有，好像与生俱来一样。

而他对我的信任也是与生俱来。我们从幼儿园起就没有分开过，他说，上一辈子，我们一定是情人。

这句话让我心生恐惧。我说，小子，别真黏上我，别以为我和你一样喜欢张国荣之类，那些男不男女不女的人我不感冒。他嘿嘿笑着，并不理我，修长的手指夹起一支七匹狼烟，抽了一口，吐到我脸上说，反正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。

于是我们一起到了美院。他专业成绩不好，去学了装潢设计，可时常会跑到我们这来听课，让段砚给他灌输一些流氓思想，比如上床之类。

段砚总说他和许多女人上过床，这个北方男人以吹嘘而著称。他说，女人嘛，就那么回事，黑了灯，都一样的。

听得我心里直扑腾。在我的想象中，女人应该是妖娆的，是张曼玉或者王祖贤那样的，看了《青蛇》以后，我就想娶个那样的女人，扭着屁股走路，一走一扭，还用京剧的念白说话，多性感啊。

特别是王祖贤，那么长的美腿，说起她时，我对段砚说，这一辈子什么都别干了，天天看着她就饱了，那才是秀色可餐啊。

我说这话不久，“王祖贤”就出现了！

是谁说过，也许决定命运和爱情的时间就只有一个刹那。那一个刹那，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一生。

我想，我的这一个刹那就是在十七岁的这个春天的下午来临的。

阮宝莉的出现简直如一道闪电。

即使早已见过了太多的人体，我还是非常惊艳，那么性感而匀称的身段，一米七的身高，花蕾一样的乳房，似一朵花一样肿胀着，不是太丰满，可是，却那样诱人。修长的双腿笔直，她的腿那么长，以至于我怀疑她是否是黄金比例，是的，她比黄金比例还黄金。

还有，她的长发如海藻一样垂下来。

她是对面学校 B 大的学生，全校著名的校花，外语系，拍过广告片。我们的老师看上了她的黄金比例，于是请她来做模特。这个外语系的女生，成了 A 省美院油画系男生的众矢之的。

当看到她的第一眼起，我浑身就软了，段砚趴在我耳朵边说，他妈的，妖精啊。

白蛇！我肯定地说！

黑亮的长发，雪白的肌肤，修长的美腿，一双桃花眼……我的手有些颤抖，梦中人，没有早一步，没有晚一步，在我大三这一年，突然来到了眼前。

宝莉，老师叫她，你的身体可以再转过来一点。

我知道，这个叫宝莉的女孩子，让我中邪，从此，我将无力自拔，直到永远。

宝莉缓慢地转过身体，然后，我看到了她花朵一样饱满的乳房，还有露出锁骨的肩，当然，还有平坦的小腹和她冷艳的眼神。

她看了我一眼，只一眼，我觉得那眼神是在云端，是的，这是个在云端的女子，有一种薄凉之美，那美是可怕的，带着芬芳的邪恶，而那眼神，却又是风尘的，是的，风尘的。

轰的一声，我感觉下体内有什么涌出来，如洪水泛滥。

NO. 2

其实那时我们已经谈了很多次恋爱，并且，用段砚的话说，我们早就曾经沧海难为水了。

那时我们业余时间画画赚的钱全用来泡酒吧和女孩子，我们常常带着女孩子到杭州乡下去住。那里的油菜花开得极为灿烂，那些女孩子单纯得很，她们非常崇拜画家，但她们不知道，画家流氓比较多。

我是大二时失身的。段砚说他十五岁就有了第一次，我当然不信他说的，他总是吹得厉害，他说他老爹是师长，其实我知道他老爹只是团长而已。

我记得和我上床的那个女人的胸很饱满，其他的印象不深了。她比我大八岁，是一个纺织厂的女工，业余时间跑来当模特。当我要求单独画她时，她说好呀好呀。那时她离了婚，比较寂寞，我们在画室里画了一个小时，她说，累了吗沈丹青，我带你去吃饭吧。

她带我去吃烧鹅仔。我知道她挣钱不多，但她居然请我吃了烧鹅仔，我们喝了一点点酒，喝完酒后的她脸似桃花。她问我，沈丹青，你觉得我美吗？

二十七岁的她还算美丽，因为没有孩子的束缚，老公有了新欢然后毅然决然地扔下了她。她的脚在桌子底下钩住了我的脚，我很局促，她挨紧了我，脸上扑着酒气说，去我家吧，我一个人。

“我一个人”在夜里从一个女人嘴里说出来非常暧昧和吸引